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卷二十一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長吏述止

予少讀漢書至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既長往來燕齊吳越之間與其父老游問民生所疾苦慨然以康濟爲己任已而停車沂泗之濱尋顏生之故蹟攬曾氏之遺風遂浩然而歸不復出居間既久觸事興懷攷舊聞作良吏述夫子雖無所效于世使諸公所施設不泯于人心其亦不異予之親見之也有聞諸公之風而興者焉其亦不異予之自效之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烏呼豈不難哉

駱挺生名鍾麟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官吉州學正遷陝西盤屋知縣其爲政先教化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剛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演

聖諭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閒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莅獄明洩所案治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以是人變而畏之李先生者縣人也挺生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鄠兩縣俱就理擢北城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絲賦重科條繇多吏緣爲姦輒轆難理前官累以積逋去挺生立法鉤校積逋清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

金三千挺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咸斂手奉法  
勸延陵書院迎李先生于鰲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  
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  
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  
矣挺生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  
錫諸有司爭致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  
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之士烝然向風吏治亦和康熙九年  
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挺生蔬  
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  
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尋丁母憂去  
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乃止旣歸連遭父喪勞毀卒年五

十三常州人論賢有司知治體者必首傅挺生

二曲集青門簾廩

施尚白名閨章江南宣城人早歲以文學知名順治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爲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其教士以通經爲先愼去取請託不行十八年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轄臨江袁吉安三州時西南用兵徵餉急歲饑有司坐逋賦失職者相望尚白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徵斂此事舊所無軍糈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謖唯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敝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嗟務敲朴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

錮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鳥咽淚盡空山隅袁  
自兵亂後民剋土著流人阻險爲寨輒數千萬抗官吏不輸  
賦稅吉水諸鄉與爲聲援有司獲其渠長髮廣袖以獻請戮  
之尚白陳兵爲雍髮禡其服而釋之曰爾輩當死吾姑貰爾  
速歸告爾黨亟出詣官請命大兵至無遺類矣旬日諸鄉民  
各自歸請征輸如額新淦縣東山有大阮民阻險爲盜尚白  
召其父老諭以利害眾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  
作大阮歎其辭曰叢山如劒戟灌木蔽欽岑其水獨南流谿  
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  
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般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  
亦赤子念爾爲沾襟招手語父老鳴梟懷好音宿逋旣累歲

敵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何時息哀嗷。引疾投  
吾簪。大阮有盜官檄竹原。諸阮民捕之。逸其渠已。而盜殺竹  
原。民殆盡。尚白憫之作竹原歎。其辭曰。殺虎防陲人。芟蔓莫  
畱根。畱根終詒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竹  
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羣盜故比鄰。姻婭如弟兄。反戈相啖  
食。收骨無兒孫。熒熒數寡婦。零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  
招游魂。人亾畝稅在。淚罷還聲吞。在官暇修景賢白鷺兩書  
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念庵諸先生。集諸生講學。其中有兄  
弟爭者。尚白以誠諭之多。涕泣感悔去。時屏車騎往來山野。  
作臨江憫旱詩。其辭曰。瘠土嗟薄穫。歲豐長忍飢。戎馬況疊  
迹。田園成路蹊。荷鋤代牛力。播種良苦疲。朱火肆燎原。禾稗

同一焚民亂如恐後況乃驅策爲徒跣呼百神烏咽致我辭  
政拙未敢苛召災今則誰雲漢何皎潔箕斗正參差心知閭  
闔遠側向高天唳明日急芻餉吞聲垂涕淚嘗徒跣禱雨南  
門外伏雪壇下籲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號曰某日當雨及  
期果大雨新淦有虎屢殺人尚白爲文禱于山神翼日有虎  
曳尾入邨中一婦人以春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絕康熙二年  
以裁闕歸三州之士不忍其去爲開龍岡書院請尚白講學  
三日遂爲位祀之其行也夾清江送者上下數十里皆歔泣  
而去又十年舉博學鴻儒擢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二十二  
年卒于官

愚山先生集施氏家風  
續述湯子遺書滄園集

宋其枉名必達湖廣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寧都時經寇



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請蠲逋以來之貨以牛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水夏雨水暴漲城且沒其在禱于神水落乃按故道濬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響應寧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其在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昔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其民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邀其在議事曰眾寡食乏柰何其在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卻其在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而復率眾來攻櫻城守會援軍至遂解或謂巡撫縣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卽爲發兵其在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註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脅

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寧都民數十人持兵逾垣入  
攤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  
是死守孤城者邪吾爲若各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其在遜  
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老于  
田閒寧都民歲時祀之

有懷  
堂集

趙天羽名吉士徽州休寧人早歲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  
年舉鄉貢士康熙七年選太原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  
谷阻邃與靜樂永寧臨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  
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  
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  
不訾土人梁四等憤之殺時運以作亂于是靜樂永寧諸盜

竝起巡撫祝世昌遣三千兵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徹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姜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命與靜樂臨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變官兵不能制天羽性忼慨喜立事又沈湎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天羽曰百年遺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終剿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剿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與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于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

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士于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夕每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總告鄉督。達于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天羽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民聞官至。出餅酒爲供。天羽爲陳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莫。宿土窑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天羽若

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窰把  
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興歸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  
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厰山口南堡以通商販康  
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厰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  
益去爲盜八年天羽白大吏復聽民立厰水泉難交易如故  
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其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  
家崖礦盜起眾至二千天羽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天羽曰  
此饑民逐利耳非有劫殺人舉也吾當計敵之但發票數紙  
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  
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  
至乃卻九年正月天羽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

壤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天羽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往。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閒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旣遠。乃整伍出山去。及莫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眾尾天羽。聲言欲奪芳林芳清。天羽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黃弁者。部眾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其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眾。圖起事。天羽欲以計閒之。遣山民持一函書付斗。國鉉時其會飲。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

率眾馳馬西出山去。先是天羽請于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搜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等已失黃弁。則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天羽聞令屯蘭都。練總馬奧楊時中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于是天羽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任國鉉等。謂官兵且期葫蘆。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辜。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約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爲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

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天羽畫計天羽乃械應龍赴太原遂自往請兵勦宗盛期寧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惠家莊天羽繼之別遣惠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兇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窮蹙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旣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天羽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堡崇禎閒築以屯兵順治初廢天羽言于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兵部文移總



督以交山盜屢發奉

詔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天羽至太原言于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率烏合一聞勦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臯自疑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調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以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天羽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天羽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旣會順令曰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臯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

襲西葫蘆。天羽偕順率兵四百進踞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閒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克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旣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馬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天羽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天羽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爾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眾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天羽曰：此眞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

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天羽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頗眾。天羽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圍山。而永寧盜馮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糾眾來援。官兵大敗之。進穀積山。餘賊多逸入鄰境。天羽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它盜。以自贖。已而它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行旅往來交山者不絕。遂成通衢。初天羽患山中路湫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閒。以次及永寧。

靜樂臨所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縱迹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天羽必能辦賊。上官因是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士斂金五百爲犒。卻之。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山西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以父喪歸。再起爲戶部四川司主事。二十五年。試保和殿。擢戶科給事中。有忌者劾公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學正。四十五年卒。於官年八十。交城人祀之名宦祠。交山平寇本末曝書亭集

李伯若名嶺。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舉貢生。出知將樂縣。始

至拜龜山先生于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邨落間。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之間。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朴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枉官奉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豪累我。衙內有桂二株。方萼開。伯若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萼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傍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汙。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饋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擁馬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以祀之。伯若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唯恐傷其意。

家居時策老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博蒲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錢以斂子孫常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熊文端集

白林九名登明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貢生授河南柘城令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濡民居因亂蕩析林九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闌入內地林九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寧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林九乃駕一艘夜半渡綬城入眾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林九按劉河

北支有朱涇者。朱范文正新唐遺迹在焉。請于院司開鑿五  
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開大劉河六十里。復故道。于是  
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征蘆  
課銀一萬三千餘兩。力請于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  
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  
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  
廢二十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貲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啟聖。  
巡撫吳興祚。素知林九代爲入貲。復任高郵州。值湖洩築清  
水隄。林九設法授食。禁吏胥克減役人。踊躍隄成。命曰永安。  
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  
病者拊之。以勞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斂。哭聲震野。太倉人聞

亦巷哭設祭于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名宦祠其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私祠凡四處

八旗通志

衛慎之名立鼎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慎之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印其直慎之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

聖祖命魏敏果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慎之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



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陸隴其，次之內遷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秩滿選福州知府，以年老。

詔致仕歸。

午亭文編

許升，年名定升，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一年舉副貢生。康熙中授禹城知縣，一月而頌聲作。三年，教化大行，無何乞休歸。蘇人韓元少作禹城行，歌其德政之美，辭曰：

聖皇御極久，民牧簡循良。濟南之禹城，令賢聞四方。借問賢令誰？許君系高陽。其貌和而柔，其人清且明。南方風氣弱，矯哉君子彊。見義乃必爲，大勇不可當。變護我人民，冬日與秋霜。采風儻有聽，請聽禹城行。言言皆實錄，一一民所詳。始令

下車時威稜整紀綱邑有豪黠奴高李最疆梁高士偉李重榮事詳禹城

事略乘馬入富家無端索金償不者輒繫去考掠徧癡創書契

獻田宅攫取如盜囊令聞而大怒抵几髯戟張歲除劈歷籤

掩捕無走藏高旣斃杖下李亦尸路傍歡呼咸往觀桓東少

年場主人謝受教嚙啗俾揚其餘大猾徒根斷無芽萌往

往彌尾青不虛設南牆嘉穀待膏雨必除莠與稂一時民歡

諸菩薩是金剛民間有菩薩變金剛之語烏呼民命重吏窟穴其中日月

淹繫久兩辭俱敗傷令到不旬攝立往決其平生者得有家

死者得埋葬往還祇半天胥役無奔忙民間有隨到隨審只半天之謠甚或

連婦女一筆俱勾將何來六曲屏闥人感俾觴爲妾護嬌羞

除是邪與孃詞中牽連婦女者盡勾去不問涉命案亦在家候審壽日里民製錦障另一屏是婦女名諱之

乃皆詞訟牽戶口稽以實成丁必一牀蠲除皆凍黎戛豁小

而黃禹城人丁前次增報二千有奇悉與核實減除墾田亦如之勸耕杏與菑辛苦

粒粒珠要使雞犬寧催科卽撫字亭午退堂皇農民輸賦歸

墟落猶日光比較日中而畢民無莫夜守候之苦里正與衙前不須雇錢充小

邑日奔命徭役無勞攘所過一切辦而不破積倉前年

翠華來萬馬天騰驤百姓但縱觀不知有糗糧往者苦逋逃

鄰里罹禍殃至今斷株連荒閭無一亾往者苦盜賊裹足賈

與商至今夜行臥付與使君裝水旱之不時祝寧了我躬蟲

乃不爲災境亦不入蝗猶恐疫癘作給藥味自嘗視事或牽

衣苦問飲何湯亟命與善藥多起羸與尪比較日常有奉衣求藥者暇時

興學校所拔必才英春秋行鄉飲禮讓何煌煌山東大秀才

突而恂且莊。往時威夏楚。今可鼓笙簧。

山東諸生挾制官府者名大秀才嘗申請

視其尤者俗一變

治化一以孚。小大咸悅康。當令縣弧日。爭願殺羔

羊。勞苦諸父老。義不受篋筐。樹木如樹人。厚意當無忘。一時

獻壽柳。春色滿林唐。

所植柳人例壽柳

植之樂采亭。

亭新建泮池勝南以課士

似永豐坊。大道萬千株。喝者蔭清涼。年未及縣車。邱壑思猶

祥。上官畱至再。谷園詩琳瑯。

上官及同僚各贈詩有谷園唱和集

父老聞令去。

啞。嘯如兒。嬰少年。聞令去。牽裾如父兄。婦姑聞令去。掩泣不

施妝。自悲命何苦。仍恐到公堂。去矣可柰何。空邨出遮行。爭

跪前致辭。明府徹底清。在縣唯飲水。民今進酒漿。滴滴皆恩

波。以祝身無疆。在縣常布褐。民今製衣裳。絲絲結去思。尺寸

民自量。一路臨江南。粵枝曳紅長。漂河小西湖。豐碑倚石梁。

西門外三里爲漂河。偶小西湖石橋久廢。修復以利涉去。後民建去思碑于此。石闕不得語。但攀新垂楊。漂河傷亦歲時走祠下。一國翻若狂。時時從南人起居。

問無恙。誰言懷甄俗。鴟音食我桑。誰言作吏難。百里直秕糠。彈琴久絕弦。製錦爛成章。歌以貢民情。枳棘此鸞鳳。它日立千秋。安陽與桐鄉。定升居鄉。嘗破產。勸育嬰堂。歲荒散粟賑。饑多所全活。老于家。

有懷堂集  
蘇州府志

任千之名辰旦。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初授上海知縣。清苦自厲。敏于聽斷。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禱于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千之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邪。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去耳。頃之風愈盛。而火遽息。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朴

無虛日。千之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卽應期。至于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箠者。徒手至呼之。則寄箠中塗。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泄。尋圯。巡撫慕公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貲。千之募浙匠。仿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壘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貿亂。至是以慕公請得。

旨覆勘。千之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量釐。其荒者。閱二月。悉白。費皆自辦。奉不足出。

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征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事切直改大理寺丞丁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于家

毛大可上海集

課記顧彥倫書記後

劉衍泗名繼聖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宗訓導遷蠡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旣平人民彫敝衍泗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一舉人被杖而呼衍泗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毋犯法威我耶也尋病薨將告上官求去民間攤使者數輩皆不得往乃使其子僞它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畱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衍泗

流涕爲吮。離曰：信也。奈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行，泗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錢以饋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年卒于家。

閩懷庭集

陸蔚文，名在新江南長洲人，爲人磊落尚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爲燭，厲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莫歸讀書，已而應鄉先生聘，入城授徒。每謂弟子曰：我輩豎起脊梁，便合儋當名義，何得負此？卽藏七尺爲康熙五年。

詔以策論取士，蔚文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教諸生以質行爲先，其以金贄者卻之，用不足，知府魯君時分奉助之。湯文正爲巡撫，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



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蔚文一人人以此益服湯公知人也。

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于城隍之神不以

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四句箴。

文曰爾奉爾祿民脂

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

羨革除都盡傷水設五倉優民輸納建問苦亭于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糴攜供具歷山谷閒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于善修學校進諸生攷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蔚文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當蔚文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弟受之我等

可相助也。蔚文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略血疾，臨終北向謝。

恩手書教條示民，反寢而卒。初，蔚文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蔚文數諭使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唯孔奐在，嚮書數篋，以斂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人合辭請于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南响文稟鄉賢錄名宦錄

廿二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二十

終

三林居集卷二十一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述

良吏述下

張牖如。名壘。長洲人。既冠。補諸生。歷試南北。就鑲藍旗官學。爲教習師。尋需次歸。久之。選河南登封知縣。牖如爲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

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牖如至。誓于嶽神。革除私斂。招徠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莅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推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綱緼。誠能廓摧蔽障。蕩乎無垠。覺

性周流。恫癯乃身。達天之要。于是焉。孳矣。故牖如爲政。以敬  
恕爲基。期于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鄉先生耿介爲  
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  
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  
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勞獨  
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閒洩之。進諸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  
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  
好訟難治。牖如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  
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  
好人。又能勸人作好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  
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佇失金者。

反之。牖如聞詰。爾瑞曰。爾旣拾遺。益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寧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牖如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彊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經。牖如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救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夥。姦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狂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鄢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鄢公名廷誨。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饑。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麥數百石。俾及時下種焉。康熙

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牖如囚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擧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牖如位。旦夕祝大書官清民樂于門。耿先生偁之曰。年來嵩嶺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亞匹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寧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旣去立四祠于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

除赴京師卒于旅館年五十六

懷嵩堂贈言張孝先所撰墓志

楊朝正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朝正白巡撫聞于

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洩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朔望宣講

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莫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之東阿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壁建橋通濟聞設兩渡船朝正請于布政司竝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眾朝正自蠲金八百兩勸大石

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水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朝  
正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麪作供具然香籲天曰若知府  
有臯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  
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  
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  
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

八旗通志

沈光榮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七品筆帖式康熙四十  
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  
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戒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  
感動徵科不用敲朴設盒酒簞帛召諸里長令道課者跪堂  
前斟酒進它里長之舉輸者飲之爲簪簪被帛鼓吹導出中



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庠鹵多。通光榮爲引溝。

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邨。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遣胥攝事。按日給錢。絲粟不得擾民。時出奉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其病者藥之。久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德。祀名宦祠。

八旗通志

遲維坤。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征冊有逋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出主。歲雜取它戶代之。維坤言于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緣以爲姦。維坤

令履畝出錢二改爲雇役上官下其法于它州縣御史嚴有  
犯者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倚捕役爲主維坤杖殺其桀黠  
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  
官府興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子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  
商民頌之旣卒祀名宦祠

八旗通志

劉弢子名榮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乞歸遂不出  
弢子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第三十四年出  
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誤傳將裁  
兵撫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噪弢子謁巡撫出爲好語  
解之卽令齊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眾乃帖然居  
三年遷知寧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弢子至餓孺滿野而州倉

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眾今年老思以累君弢子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弢子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來此必春貸秋還儻秋不孰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遂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穉持香攤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邪活我吾忍負劉邪爭赴廳倉納粟贏故額百

石寧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栗筍蕨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湊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柳樹。立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于它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眾。立義學。購買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寧羌士始有得第者。四十年。遷寧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餘瘠土直幾何。吾不忍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寧羌人聞爭輸金爲助。歿。子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居三年服闋。

召見授平陽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府中舉張子及陳鵬年以對卽擢張子  
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政使每治事暇喜讀宋儒書曰吾  
晚讀此等書轉益有味五十七年有疾語諸子曰吾夜夢誦  
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具奏乞休勿誤國事居數日移  
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勲官至大學士

劉紹紹所撰行述陳

文恭  
奏議

陶子師名元淳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博觀史記有經  
世志性忼慨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  
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樊語侵執政抑之  
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

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慙置二甲。已而就吏部。選得瓊州昌化。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征。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勸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征。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徹去。揭榜山崗。有冤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邨落間。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子師具陳始末。請免上官難之子。師因撰昌化浮糧攷上之。後布政使魯習許爲上請。而子師遽卒。不果行。莅昌化之明年。攝知崖州。游擊余虎縱屬爲暴。守備黃鎮中以非刑殺人。索黎人獻納。無厭。子師至。得誦詞百。遂列六款以上。余虎聞以百金餽卻之。因

造蜚語聞于總督下瓊總兵平之子師申牘曰私揭不應發  
審鎮臣不應侵官卒不往方鞠鎮中獄鎮中令甲士百人帶  
刀突入左右駭遽欲走子師怒叱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  
而敢令甲士劫持是無上官也無上官是無

天子也非反而何鎮中氣懾疾揮去獄卒淩鎮中得臯崖人  
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總督滋不悅坐子師  
檢驗失實援赦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  
惜其去爲言于總督留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  
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韭一束糧往往不繼喜接諸生  
講論率常至三鼓尋以禱雨病寒泄寢劇三十七年九月就  
醫于瓊卒于館年五十三喪歸渡海遇瓊士赴省試者百餘

人護樞行莫敢先過陽春有悍卒爭渡諸生竝譴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解春集存  
研樓集

陳莘學名汝咸浙江鄞人父錫嘏以通經有名于時官翰林院編修莘學幼從父學康熙三十年會試弟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漳浦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黠者緣爲姦利莘學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計產爲親供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由是吏無追呼民無逋稅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一保弟其口多寡籍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民有被訟者肖紙爲隸立期限令訟者自召之一訊卽決同俗信鬼而賤醫病者占藥服之往往致歿莘學爲分別病證示以經驗方調諸藥以與病者全活甚眾月以初三十八



日萃諸生于明倫堂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試以古今文詩賦擇其賢且才者爲義學師以教于鄉里。屏天主及無爲諸異教改其堂爲育嬰堂。席城東淫祀鞭其像而毀之。漳浦瀕海多盜萃學設方略禽獲甚眾。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萃學治之。縣民列狀請畱不得數十人者環而守。乃夜以兩騎疾走出北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搆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治南靖一年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晉廣西道御史論防海事宜多見采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尚義遣其黨赴兵部請就撫。萃學素知尚義爲賊魁請身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萃學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尚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遂寧。

以左都御史趙恭毅薦擢通政司參議累遷鴻臚寺少卿會  
奉

詔賑饑甘肅路見餓莩遂不御酒肉散私錢數十千給飢民  
疾馳至平涼發倉以賑積勞卒年五十七

二希堂集  
寧波府志

張天申名士琦江南嘉定人早歲舉于鄉以文學知名大學  
士徐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  
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征斂橫出天申至革除溢征銀三千餘  
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  
錘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天  
申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鷄山有三邨者俗驍悍  
屢阻險爲盜前令時糾眾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

遣之而已。天申至，爲設練長，嚴立約束。至是，復聚眾彊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天申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實聞，如吏議何？」天申曰：「拚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天申果以誑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眾，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啟。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天申不省會。

聖祖南幸，復集眾詣蘇州，具章欲止，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天申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十六。

永新紀實

果惟一名新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  
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蠡吾李剛士傳顏習齋之學  
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就吏  
部簡選往四川試知縣既至權寧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  
爭地界當會勘鄉休因閭人以賄請惟一怒悉下之獄勘畢  
歸各按其臬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  
沒水田多逋稅惟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  
額逋稅悉免仁壽奉

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假令以變告惟一  
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竝治之釋餘數百人不  
問上官以爲才有疑獄輒令往讞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印

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  
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惟一日坐堂上訟者至立剖決誣  
罔者悉杖遣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畱獄七年權順  
慶知府遷雅州丁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  
先教諭而後刑罰修肝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  
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  
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挾其讎謂謀反有據遂  
逮令德令德適它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  
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境知識爲同謀令遽移檄追  
捕夔撫贛二府惟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  
人言人人殊惟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

家樓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  
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傳發篋得簿割納賄毀之矣令謂實  
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惟一是盡釋七十餘人鐐具命隨  
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  
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于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  
雜逮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  
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惟一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  
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有贛縣民搶奪拒捕案惟一依故例  
擬發邊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淩院司欲以改例擬惟  
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

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魯仕驥所撰狀

朱完一名宏仁。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吏治頗尚嚴急。而完一持大體。多寬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奉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閒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問歲豐歉。及民閒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誑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之境。數十里不絕也。

懷庭集

童心朴名藝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而習刑名佐官府爲治雍正初入貲當得知縣時方纂

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薦其才

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飢口不實心朴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文端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心朴灤河形勢心朴條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部議免官

特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心朴理京南局水利心朴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



費而民得市糴黍以爲食王具以

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姦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奉

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速捕比較無虛日心朴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邪心朴曰孽非逆旨乃遵

旨也

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

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揭揭然求完納于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芻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呈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

下詔嚴飭。如心朴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何以徇心。朴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其何之。非政體也。且臯薄非尊官所宜問。今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募人于蘇。無文牒。心朴不與。李怒爲蜚語以。

聞

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窑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乾隆元年起知福州再知漳州頗好長生術招致方士習丹家言復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居嘗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數所以居族人又爲義冢二區費金數千兩所著書有請田太湖濱議九家窑屯工記銅政條議多切于事實合詩文記傳共十餘卷

小倉山房集學福齋集童岳薦述

王皋謨名時翔江南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之族孫也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

詔當薦士以皋謨應引

見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殫廢

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尚操切晉江民好訟  
前官以擊斲爲治而訟益繁皋謨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盜  
賊視乎縱解苛政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旣判呼兩造  
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公按  
泉州委皋謨鞠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洩  
獄又何精敏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寵之尋爲知府所嫉調  
政和晉江民爭乞畱不得縣有平糶米六千石代者以虧耗  
不受眾譏曰邪歛此閒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

買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斃劇盜懲訟蠹引諸生  
講學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尋調甌寧擢漳州府同知  
駐南勝南勝山箐深奧民族居岡中鬪者輒百千爲黨手兵  
械抗官吏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眾奪之與諸  
賴萬人匿險自固皋謨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皋  
謨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諸賴迎謁皋謨謂曰汝諸賴萬人  
奈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其爲我縛唱以來卽無事矣諸賴  
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以還治唱舉自是岡  
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寧家已而如期悉詣獄瀨子吐  
民葉揚煽亂皋謨謂緩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于大吏  
遂奉檄入山勦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

蒲州同知治永樂未幾

特詔遷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爲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布政使榜平其直市人皆謗皋謨方請假謂成都寧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柰何二令言于布政使徹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州駐防兵于成都議拓滿洲城當奪民居二千家皋謨攷故牘請于布政使曰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七年江南湖廣災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

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檄州縣餽運舳舨蔽江商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皋謨謂江南運可

緩而徒病蜀甚無謂。力言于巡撫。請獨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私兩便。巡撫大怒。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任官屢雪疑獄。闔府偁神。九年卒于官。疾亟。召成都寧陽二令入內問獄事。口爲定讞。而瞑。年七十。敬亭文廩

李大本。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簡選得湖北棗陽縣。以試取。奏摺改湖南益縣。居官自奉極約。勤于吏事。識大體。所規爲多。遠略益人不知。蠶大本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里豪謀開礦。以利啗大本。大本叱去之。因爲上官陳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攷績爲湖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番同知。其所隸通通水峒。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曙

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縣購者也僧畏刑誣服又訊朝柱所枉妄言在峒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大本從行大本曰僧言真偽不可知大兵卒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枉以兵禽之未晚也旣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大本力諫乃已後

延訊苗僧果誣如大本言橫嶺峒苗乏食顯官求粟大本多方賑之復請于上官曰橫嶺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起三十橫至四十橫每橫上田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以中田率四十橫者獲米二石三十橫者獲米才一石五斗耳峒田稍腴者又盡與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剝蕨爲粉給



口食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可憐憫  
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  
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饗姦良不一屢經淘汰請視苗  
民家貧丁眾者稽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  
弟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饑亦無虧此補救之一端  
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  
將因北覲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大本遷知  
長沙府以病足告歸卒于家

懷庭集

論曰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爲兢兢然爲吏者  
非天子能人人擇之也在得賢大吏任之而已昔湯文正巡  
撫江東一時墨吏望風革心民氣丕變使得從容磨以歲月

幾三代之治不難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廿五日讀 止非

